

狂龍傲鳳

陈青云著



目 录

上 册

- 第 一 章 美人佳酿，滴滴穿肠..... (1)
第 二 章 浪子娇娃，神秘纱灯..... (28)
第 三 章 狂龙中毒，身负奇冤..... (58)
第 四 章 浪子小龙，冰山美人 (115)
第 五 章 面慈心恶，人心难测 (170)
第 六 章 为情舍己，两肋插刀 (200)
第 七 章 恩怨难解，孤凤落泪 (226)
第 八 章 喜筵丧宴，血光魅影 (256)

下 册

- 第 九 章 乖异之客，血醒木珠 (311)
第 十 章 魔爪隐现，玉女蛇心 (363)
第十一章 波诡云谲，名门易主 (408)
第十二章 幽谷喋血，玩命剑客 (469)
第十三章 万里追踪，连闯三关 (511)
第十四章 狂龙得病，华佗束手 (538)
第十五章 情丝纠缠，龙困浅滩 (559)
第十六章 扑朔迷离，步步为营 (596)

第一章

美人佳酿 滴滴穿肠

“风吹柳花滴店香，吴姬厌酒唤客尝！”小龙手按着烫暖了的酒壶，斜睨着桌边送酒的红衣少女，口里朗吟着这两句李谪仙在金陵酒家留别的诗句，一副未饮心先醉的样子。

他是该有这样的反应，任何男人都会，因为这送酒的红衣少女的确太美了，像一朵怒绽的桃花，浑身散发着使人沉醉的魅力，尤其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和桃腮上浅浅的梨涡，能吸住你的视线，教你移不开。

座中酒客不多，但视线都投向同一方向。

“客官是江湖人……”红衣少女迷人地笑了笑：“想不到也会吟诗作对！”

“错了，我这叫念诗，现成的！”小龙挑了挑眉。

“念诗？”红衣少女又是梨涡一现，掠了掠鬓边散乱的发丝：“这也不错呀！这证明客官你还读过书。”

“嗯！在三家村的学堂念过几天，斗大的字认得那么几箩筐。”小龙的眼睛连眨都不眨一下，他真的着迷了。

“可是……”红衣少女偏了偏头，欲言又止。

“可是什么？”

“我并不姓吴！”

“在下并没说姑娘姓吴。”

“可是吴姬两个字……”

“啊！哈哈！”小龙扬了扬头，口角一抿：“在下刚才进店之时，听姑娘说话的腔调是江南一带的口音，所以不期

然地想到了这两句话，姑娘是吴地的人应该不错？”

“客官很会说话，酒凉了，请用吧！”红衣少女脚步挪了挪，有准备离开的意思。

就在此刻，酒店中突然响起一个教人听来极不舒服的沙哑声音：“美人佳酿，滴滴穿肠！”

红衣少女粉腮乍变，迅速地转过身去。

小龙也是意外地一震，抬眼望去，眉头顿时打了结。

靠角落的座上，坐着一个教人看了比听那沙哑声音还更不舒服的怪人。头发不梳理，跟绕颊的髭须连在一起，像堆乱草，短打扮，胸衣袒开，露出一撮刺眼的胸毛，他正以肘斜靠桌子低头吃喝，椅边靠了根黑黝黝的藤杖。

怪人座边的几张桌子全是空的，依刚才话声的方向，发话的除了他没有别人。

“美人佳酿，滴滴穿肠！”这句话是有因而发，还是自个儿胡乱嘟哝。

“这野人是谁？”红衣少女转回身来沉声问。

“没见过！”小龙微摇着头：“管他，谁知道他发什么疯，对了，姑娘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余巧巧！”

“好，好名字，动人极了，来，陪在下喝一杯！”

“不，店里的规矩，不能陪客人喝酒！”余巧巧边说边拿起酒壶：“我替客官倒酒。”

酒斟满，壶放下，小龙趁机捉弄余巧巧的纤手。

“巧巧，你不问问在下的称呼。”

“哦！那我现在请教！”她偏起头媚笑着。

“在下姓武，叫小龙。”

“啊！武大侠！”

“不好，大侠二字不顺耳！”

“武公子？”

“更糟，江湖浪荡的人不作兴公子的称呼！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就叫我小龙哥好了！”

格格一笑，余巧巧抽回手，偏开半步，下意识地又望了角落座上的怪人一眼，回过头，笑态不减地道：“小龙哥，用酒呀！”

小龙打了个哈哈，举起杯子。

座间的酒客各有表情，但多数是妒意。

“奶奶的，小白脸是有办法！”一个酒客开了口。

“酒店的姑娘，嗯！只要有银子，老黑脸也一样！”另一个酒客接上腔。

余巧巧只作没听见。

小龙举杯就口……

“砰！”一声巨响惊震了全座。

小龙不期然地放下酒杯，抬起头，只见那怪人眼望天棚，桌子缺了一个角，杯倒盘翻，一片狼藉。

“这家伙大概灌多了！”原先说话的酒客又开口。

“不然就是犯了癲！”另一个帮腔。

靠柜台边的小二忙赶了过去。

“客官，你……”小二拉长了脸。

“站远些，砸坏的东西老子照赔！”

小二怔住。

余巧巧的脸色变得很古怪，眉眼之间隐泛杀机。

“朋友！”小龙忍不住大声开了口：“大家伙来此地喝酒寻乐，图个兴致，你别搅和好不好？”

“搅和？”怪人收回上望天棚的眼光，扫向小龙，双手按着桌子。

小龙突然感觉到浑身的不自在，怪人的眼睛里射出一种令人心悸的狂焰，这种光焰，平常你只能从野兽或疯子的眼里才可以发现。

“谁搅和了？”怪人接着说：“你喝你的酒，我说我的话，谁也碍不着谁。”

“那朋友你换个地方去说，在下一向不喜欢被人扫兴。”小龙心里虽然觉得这怪人相当邪门，但他不甘示弱，他一向也是狂傲不羁的人。

“嗨！”怪人收回目光，像是自语般地道：“一个人要作死，任谁也没办法。”

小龙心中一动，他在忖摩怪人的话意。

余巧巧鼓着腮帮子走了过去。

“客官，这里不止你一个，还有别的客人。”

“怎么，老子吃了不付钱？”

“在外头走动该顾到规矩！”

“规矩？哈哈……”怪人狂笑起来，使所有在座的酒客全为之侧目，久久才敛住笑声道：“少跟老子谈规矩，你想打什么主意心里明白。”

“我想打什么主意？”余巧巧双手叉上了腰：“虽然我只是个卖酒人家的……”

“你不是吧！”怪人打断了她的话：“告诉你，老子鼻子很灵光，闻出来你根本不是酒店里的人，是临时串演的卓文君，对不对？”

余巧巧退了两步，咬牙怒瞪着怪人。

小龙虎地离座而起，踢开椅子，大步走了过来，斜睨着

怪人道：“朋友，你这么做不嫌太过份么？”

怪人翻眼道：“想打架？”

小龙道：“是想教训教训你！”

怪人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这里不合适，到外面去，爱怎么打就怎么打！”

小龙一摆手，道：“请！”

余巧巧眸光一闪，靠向小龙道：“小龙哥，我先敬你三杯酒，添点豪气！”

小龙还没答话，怪人抢着道：“小子，你如果先喝酒，咱们这场架就免打！”

小龙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怪人道：“我不想打人命官司！”

小龙拨了拨嘴，道：“朋友别大言不惭，你如果能要得了在下的命，连收埋都不必，用不着打人命官司，保证没苦主追究。”

怪人皱了皱鼻头，道：“嗯，你小子说的是实话，我闻得出来，幼失怙恃，无依无靠，的确是用不着担心打人命官司，不过……”目光瞟向余巧巧：“人命关天，非同儿戏，还是省点的好。”

小龙大声道：“别装疯卖傻，走！”

怪人道：“走就走！”站起身来，从腰间摸出一大一小两块碎银，把大的一块朝桌上一按，嵌进桌面一半。

小二“呀！”地叫出声来，连退了好几步。

余巧巧粉腮又是一变。

小龙冷冷地道：“少玩花样了，唬谁？”

怪人自顾自地道：“足丝纹银，绝不掺假，赔损坏带酒钱足够了！”

余巧巧在喉咙里哼了一声。

怪人掂了掂手里的小块碎银，又道：“那边桌上的帐由我会，我请客！”

小龙道：“免了，在下不领你这份情！”

怪人道：“君子一言，出口的话是收不回去的，说过请，一定请。”

小龙很不耐烦地道：“别蘑菇了，如果你是不敢到外面去，故意拖拉，在下打架是不选地方的。”

怪人翻翻眼，脱手把那小块碎银掷向小龙原先坐的桌子。

“砰！”地一声，暖酒壶被砸碎，酒水喷了一地。

座间的酒客一阵哗然。

小龙不屑地道：“你很会卖弄！”

怪人丛丛肩，离开椅子，抓起藤杖，一歪一斜地向外走，“嗒！嗒”走一步，脚底下便“嗒！”一声。

小龙的眉头再一次打结，心里想：“原来这怪人是个残废人，一只脚是假的，早知道就不跟他认真了，残废人由于身体有缺陷，性情多半是古怪的。”

怪人已出了店门，并没回头。

小龙挪动脚步……

余巧巧喃喃地道：“想不到是他！”

小龙止步道：“他是谁？”

余巧巧的脸色变得很古怪，咬牙道：“铁脚！”

小龙奇怪地道：“什么铁脚？”

余巧巧道：“就是这魔鬼的外号！”

小龙道：“你叫他魔鬼？”

余巧巧道：“不错，相当邪恶的人物，专门糟蹋良家妇女，我是听人说的。”

小龙不再说话，到桌边抓起剑，匆匆追出店门。

在街道尽头的荒地上，小龙追上了被余巧巧叫做“铁脚”的怪人。

铁脚站住，没回身，小龙就在他身后八尺立定。

“朋友的大号叫铁脚？”小龙问。

“铁脚……”沉默了片刻之后：“就算是吧！”

“在下本来不想跟你打了，不过在知道了你阁下的德行之后，又改变了主意。”

“噢！有意思，为什么？”

“听说你糟蹋过无数的良家妇女！”

“啊！哈哈……”铁脚纵声狂笑起来，笑声震耳，像是要撕裂空间。

“这好笑吗？”小龙狂声喝问。

“当然好笑！”铁脚敛了笑声：“你听说我的外号叫铁脚，又听说我专门以伤害良家妇女为能事，你已经找到了杀人的借口，动手吧？”

“转过身来！”

“我给你这么好的机会你不利用？”

“笑话，在下从不背后伤人。”

“你是条汉子？”

“当之无愧！”

“我希望你做汉子也做浪子！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做汉子是英雄本色，做浪子是为了保命，如果一味充好汉，一定不会活得太久。”

小龙默然，铁脚的这几句话是有点道理，但他为什么会

这么说呢？双方是相约来打架的！

“小子，你真的不出手？”铁脚接着开口。

“在下杀人一向光明正大。”

“如果我面对你小子，你便半点机会也没有。”

“少来这一套，在下不信邪！”

铁脚缓缓回过身，面对小龙。

小龙下意识地心头一紧，对方眸子里那股狂焰，比在酒店里要强烈上十倍，如果你看过两只猛兽在搏斗时，互相对望的眼神，便可以体会得出来，此刻铁脚的目芒。

互相对望，很久。

铁脚的目芒突然收敛，完全收敛，一下子变得像一个不会武功的普通人。

小龙感到无比的困惑，心里疾转着念头：“铁脚这名号前未之闻，应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而酒店女侍余巧巧指他是巨邪大恶，看他瞬息突变的神情，的确是个可怕的人物……”心念之中，悠悠地道：“铁脚，你没带兵刃？”

“我有铁脚，无须兵刃！”铁脚显得有些有气无力：“不过，我……现在不想跟你斗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打了没意思，而且我也没空！”

“如果在下定要斗斗你呢？”小龙挑起了眉头。

“我不愿斗，你一个人能斗得起来？”

“那你就错了，在下一样出手，你不还手是你自己的事！”小龙作势手按剑柄。

“你有什么理由非跟我斗不可！”

“你在酒店公开侮辱在下，凭这点就该动手，加上你糟蹋良家妇女，那是死有余辜，杀了你绝不过份。”

小龙眼睛里真的飘出了杀机。

“在酒店我是救你，才阻止你喝那断肠之酒，说我侮辱良家妇女，你亲眼看到么？”

“你胡说！”

“什么胡说？”

“在下跟那暖酒的姑娘素昧生平，她没理由毒人，而你铁脚，她有理由诬栽你么？”话锋顿了顿，加上一声冷笑：

“八成是你打她的主意不成，所以才胡搅一通，废话还是少说吧！”

“你何不回酒店去证实一下？”

“证实什么？”

“余巧巧的身份。”

“在下会去的，等我们打完架之后”。

“唉！人牵着不走，鬼拉着飞跑，人总是这么怪，没办法！”

“别胡诌了，非打不可！”

“小子，你不知道我的脾气，心里一不想打，便一点力气都没有，动不了手。”

“等你趴在地上就会有力气了！”小龙的剑连鞘横了起来。

“别急！”铁脚抬了抬手，旋动身躯，皱起鼻头，像在闻空气中的某种特殊味道。

小龙冷眼看着这怪人，心想对方定在耍花招，江湖人惯常的把戏。

“嘿！我闻到了！”怪人斜对西北方向。

西北角五丈外是个破墙圈子，这里原先当然是间屋子，从破墙的规格看来，还是间不小的屋子，很可能是遭了回禄

之灾，烧得只剩下几堵高低不等的土墙。

“你闻到什么？”

“杀气！”

“杀气能闻得出来？”小龙看不出有什么异样，破墙就是破墙。

“别人办不到，我却是天生的万灵鼻子，什么都能闻得出来！”

“嘿！”小龙不屑地冷笑了一声：“这用不着闻，因为在下将要出鞘的剑就充满杀气。”

“不是你小子的剑！”铁脚一本正经，煞有介事，不像是故弄玄虚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小龙当然不会相信这不像话的鬼话，但好奇心之念是免不了的。

“杀气是从破墙圈子里发出来的！”

“嗤！”小龙嗤之以鼻。

“噯！杀气愈来愈浓了！”铁脚的声音变了调。

“呛！”地一声，小龙拔出了剑，剑身泛碧，是柄好剑。

“当心！”铁脚发出警告。

三道银光从破墙里射出，一先二后，像流星在追逐，速度不算快，方向偏离两人立脚的位置至少一丈，显然两人并非攻击的目标，行家一眼便可分辨出是三柄飞刀，极寻常的暗器。

暗器通常是采偷袭的方式，或是近距离乘人不备的猝袭，五丈远的距离发飞刀，除了表演还不曾听说过，就是呆鸟也会趋避。

更令人不解的是飞刀袭击的方位根本是空的，什么也没有，真正是无的放矢。

飞刀闪闪超越两人约莫八尺，看似要势尽下坠，两人的目光当然是随着飞刀移动的。

小龙正要开口，嘴巴才一张，声音还没发出，“嗤！”地一声，三柄飞刀突然拐弯回射，快如电闪，呈品字形射向铁脚，太快、太突然，使人连转念的余地都没有，小龙“啊！”出了声。

“哎哟！”一声，铁脚趴了下去，打了个滚。

小龙连想都不想，疾矢般射向墙圈子。

一条人影，已在墙圈子之外，身法相当不赖。

小龙一横心追了下去。

铁脚翻身坐起，三柄飞刀掉在脚边地上，裤管上穿了两个孔，一柄捏在他手里，他审视着，飞刀很古怪，带着尾翼，翼下有风管。

“好家伙，真想要老子的命！”铁脚目注飞刀，喃喃自语：“回龙飞刀带着见血封喉的剧毒，除了那老臭虫没第二人，听说老臭虫早已魂归天国，怎么又出来杀人？杀人的目的是什么？跟那冒充酒家女子的小姐又是什么关系？”

目珠转动之下，铁脚又趴了下去，一动不动，久久，他站起身来，飞快地离去。

小龙流星赶月般衔尾疾追那发飞刀的人影，距离拉近，他看出是个黑衫人，看着就要追上，眼前突然出现一片林子，黑衫人没入林中，小龙加速穿了进去，一看，林深树密，黑衫人无影无踪。

逢林莫入，江湖人最起码的常识。

小龙实在不甘心把人追丢，再往前穿行了几丈，他停了

下来，心想：“好没来由，对方下手的对象是邪恶的铁脚，那种人死了是江湖之福，自己凭什么死追？铁脚不知生死如何？”心念之中，他转身准备退出林子。

刚一转身，突然感到空气有些异样，还来不及采取行动，左肩头一麻，心里刚想喊：“糟！”两眼突然发黑，声音没喊出口，人便栽了下去。

黑衫人从树后转了出来，迫近小龙，俯身检视了一下，回头向林子里道：“中了！”

一个女子的声音道：“快替他解，他不是我们要找的人。”

黑衫人道：“死了拉倒！”

女子的声音道：“我要你替他解！”

黑衫人道：“大妹子，你忘了宁可错杀……”

女子大声道：“解！”

人随声现，出来的是酒店暖酒的红衣少女余巧巧。

黑衫人年纪不大，二十来岁，小白脸，但眉目之间尽是阴鸷之色，他站着没动。

余巧巧迅捷地上前，从小龙肩头拔下飞刀，然后疾点小龙几处大穴，把一粒药丸塞到小龙嘴里，直起腰，瞪着黑衫人。

“马之良，你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正要问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是我在问你。”

“你忘了我们在做什么，你忘了我们的规矩，你忘了主人……”

“别拿主人和规矩压我！”余巧巧有些激动：“像他这种角色，我们应该争取！”

“别臭美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，你看上了这野

小子对不对？”马之良一脸的妒意。

“对又怎样？”余巧巧迫前一步。

“大妹子，你真的要对我变心？”

“话可是你自己说的，我……”

“那你凭什么维护他？”

“我们需要他这种狠人！”

“大妹子，如果不是用毒，你我都不是他的对手，想想看，他搏杀符老邪父子的情形可怕么？这种人会俯首贴耳听命于人？”

“主人有的是办法。”

“那你说该怎么办？”

“你走，去看看那装铁脚的怪物到底是什么情况，他的事由我来料理。”

“大妹子，我……”马之良露出了嬉皮涎脸相：“我有点不太放心！”

“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”

“嘻！大妹子，你这一料理，谁知道……”

“那你就宰了他，现在还来得及！”余巧巧的粉腮沉了下来，小嘴抿成了月牙。

“好，别生气，我听你的，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你得回答我一句定规的话，我们俩……”

“现在不谈这个。”

“大妹子……”马之良邪意地笑了笑。

“你走是不走？”余巧巧发了娇嗔。

“你总喜欢折磨我，你想要我发疯？”

“哼！你会发疯？天下的男人全疯了才会轮到你，少跟

跟我来这一套。”

“大妹子……”

“快去吧，你磨破了舌头也没用！”

“嗨！”马之良耸了耸肩，深深吐口气，狠盯了余巧巧一眼，弹身奔出林去。

余巧巧定睛望了小龙片刻，脸上换了好几种表情，最后，轻轻一跺脚，喃喃地道：“你是个讨人喜欢的浪子，我喜欢你斗杀符老邪父子的那股狠劲……”说着，撮口吹了声胡哨。

一名村汉打扮的汉子穿林而至。

“姑娘有什么吩咐！”村汉躬身抱拳。

“带走！”

“是！”

村汉把小龙撩在肩上，余巧巧拾起小龙的剑和鞘，双双朝马之良离开的反方向奔去。

半刻之后，一条人影幽然出现当场，赫然是马之良，他根本没离开。

他望着余巧巧她们消失的方向，连连冷笑，口里道：“小骚娘们，如果你真的看上了这野小子，我就要你后悔莫及。”

小龙回复了知觉，睁开眼，昏暗的光线中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整齐的瓦椽，用手一摸，自己是躺在垫着褥子的床上，还盖着被，只是没帐子。

这是什么地方？

怎么会躺在这里？

他突然忆起自己是追人进林子，挨了暗器而昏倒，现在的情况不像是被擒而是被救。

他掀被坐了起来，目光所及，使他大为愣愕，这是间卧

房，布置简陋，窗边有桌，桌上有灯，灯下有个女人的背影。

他坐到床沿，发现床头边的椅子上放着自己的外衫，兵刃斜靠在椅背上，摸摸肩头，只剩微痛的感觉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小龙开了口。

“哦！小龙哥，你醒了！”女人的背影转成正面，走了过来：“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吧？”

“是你……巧巧！”小龙大感意外。

余巧巧已到了床边，还是酒店里那副打扮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小龙问。

“客店，小客店！”

“我记得我是……我怎么会到这里？”

“当然是我带你来的！”声音很甜、很脆，人儿更媚，不必任何表示，她本身就是诱惑。

小龙瞪大了眼，他实在困惑，余巧巧是酒店端酒的，而自己受伤是在野外林子里……这……

“你怎么带我来？”

“小龙哥，你是为了我而跟铁脚约斗，我能不过问么？我是暗中尾随下去的。”

“这么说……”小龙光着脚下床，一把捉住余巧巧的手：“你已经看到了那玩飞刀的人？”

“没看到！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我是远远躲着的，我看到铁脚倒地，你去追人，我跟你后面，你进了林子，我也进去，发现你已经躺在地上，肩头受了伤，我带你回来，就是这样。”

“不对！”

“什么不对？”余巧巧抽回被握的手。